

## 第二十一回 棗核釘毒計栽誣

〔先聲重翻江兒水〕調

詞曰：

毒計暗裏施，不與鬼神知。那洪、陳小書生一網打盡，全憑片紙寫虛詞。

蔡飛救了洪昆，送到陳素娥家，即自去了。那棗核釘知道，就生了毒計，來見趙懌思說：“大爺，小洪與我們世仇。前日蔡強盜又送他到陳素娥家去。大爺具主報官出首，就說流匪洪昆交通海寇，恐貽大患。據實申明，暗中再拿大爺名帖到仁和縣，知縣滑大生是大人門生，他一定是要辦的。”

趙懌思說：“老彪，你就做呈子。”胡彪笑道：“小胡連字都認不全，何能做刀筆？我有個好朋友，姓魏名豹，他素行甚狂，帽子都戴在腦後，露出顛頂。人因加他個綽號叫做魏大頭。他的呈子百發百中，在浙江省中是第一枝好筆。”趙懌思說：“你就去請他來。”彪答：“是。”

棗核釘出了趙家，走過兩條街，已到魏家門首。走進來看見魏豹，高叫道：“大頭兄請了。”魏豹回道：“棗核釘兄請坐。”兩人亂皮亂鬧一陣，魏豹說：“我有一小曲奉贈。”

曲曰：

胡老彪真好瞧，身似橄欖核子雕了個猴兒曹。人說是連釘一條，我說是老鼠有屎藥裏調。（《本草》老鼠屎名“兩頭尖”）”

胡彪說：“我也有一小曲奉答。”

曲曰：

魏豹豹真好笑，頭似渾圓金斗套了個壽星老。人說是肉頭雙料。我說是疝氣上沖醫無效。”

兩人大笑一會，魏豹說：“言歸正傳。胡兄到此何幹？”胡彪說：“趙府公子有呈子事奉求，特來相請屈駕同行。”魏豹說：“筆資要二十兩紋銀。看你面上讓個八折。”胡彪說：“包管不得少。只要呈子做得好。”

魏豹吩咐家人關上門，就同棗核釘往見趙懌思說：“公子呼喚，有何委辦？”棗核釘代說：“前由定要速辦。”趙懌思說：“用過午飯請教。”家童擺了酒席，魏豹賓位，胡彪陪位，趙懌思主位。飲酒之間，敘些寒溫。

飲畢，撤過酒席，請到書齋，擺下文房四寶。魏豹拿起筆來，向趙懌思說：“小弟素畫南無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勸世，雖做呈詞，不肯十分狠話，總是問主人意思。”棗核釘說：“必要置小洪於死地，方泄胸中之忿。”魏豹說：“就是了。”遂鋪紙寫呈。

呈曰：

具稟仁和縣。四品蔭官趙懌思呈稟。

抱稟趙雄年三十歲。

為私結海倭，陰謀不軌事。切職居住憲治親仁裏八鋪，風聞有流匪洪昆，魃藏土棍陳保元家，勾通海寇蔡飛，劫殺逞凶，非止一日。蔡則糾眾搶奪，洪則坐地分贓。左右居民屢遭諸毒害。又聞蔡飛在臺州錦雞山中招兵買馬，盤踞浙東，沿途燒劫，來搶杭州，約洪昆開門內應，約倭寇航海外援。若不斬除萌孽將來蔓草難圖，勢必百萬生靈無一能逃兵燹。為此據實稟呈，不獨自全軀命，且欲為國家除去腹心。非敢妄報機宜，亦欲為憲臺功參民社，伏乞老父臺大人差緝渠魁，以傾巢穴，著交黨羽，以剪根株。沐恩上稟。

魏豹叫：“胡兄，呈子做完，送與公子看。”胡彪說：“費心了。”送來遞與趙懌思，懌思說：“我連日酒色過度，眼目昏花。老彪你念了我聽。”胡彪說：“有幾個懸路虎，念不下去。還請老魏念罷。”魏豹念過一遍，趙懌思說：“好極。小洪殺之不足，副之有餘。不愧刀筆好手。”魏豹告辭，給了筆資十六兩紋銀。棗核釘送他出去，叫明九折，分了魏豹的一兩六錢銀子過來，拱手而別。拿了呈稿，來到詞籥，買了格式，教代書寫好帶回，明日早堂好〔投〕。